

瑞士简史

上册

[瑞士] 埃·邦儒尔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E. BONJOUR
H. S. OFFLER
AND
G. R. POTTER
A SHORT HISTORY OF
SWITZERLAN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2

瑞 士 简 史

(上下册)

[瑞] 埃·邦 儒 尔
[英] 希·塞·奥夫勒 合著
[英] 乔·理·波 特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译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5月第一版 197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8,000册

书号: 11100·008 定价: (共两册) 2.32元

(内部读物)

出版说明

这部简史由瑞士和英国的三位学者合作写成。埃德加·康拉德·邦儒尔(1898—)是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曾任联邦档案馆副馆长、巴塞尔历史学会会长和瑞士各大学校长会议主席。他的著作有《瑞士史》、《瑞士中立史》、《瑞士和欧洲》以及《瑞士历史编纂学》等多种。乔治·理查德·波特(1900—)系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员。1961—64年,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希拉里·塞顿·奥夫勒(1913—)在撰写本书时是英国达拉姆大学中世纪史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65—68年为该校近代史研究部主任。

本书是英美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本瑞士简明通史。作者们基于资产阶级立场,本着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用所谓“客观主义”手法,概述了瑞士从远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全书侧重政治史,对瑞士的“永久中立”政策,循其源流演

变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中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译出,原书仅一卷,现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地图均按原图放大译制。

1973 年 10 月

前 言

本书之作，是瑞士的海尔维第文化促进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创议的。一些情况妨碍了如原来所期望的那么快地完成。著者对于海尔维第文化促进会及其秘书芮夫博士的大量帮助和耐心等待，谨表谢意。奥夫勒先生写了第一至五章，波特教授写了第六至八章，教授邦儒尔博士写了第九至十二章。苏黎世的霍廷格尔夫人，在百忙中译了邦儒尔教授所写的部分。我们也感谢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馆长杰·罗·克龙先生，他协助找到了编制地图的材料；还要感谢巴塞尔大学图书馆馆长和苏黎世中央图书馆馆长。

埃·邦儒尔

希·塞·奥夫勒

乔·理·波特

目 录

第一章	国土和人民	1
第二章	凯尔特人和罗马人	40
第三章	日耳曼瑞士	77
第四章	邦联的起源	124
第五章	发展和巩固	154
第六章	英雄时代	190
第七章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249
第八章	和平与自治(1648—1789)	337
第九章	邦联的倾覆和重建	383
第十章	联邦制国家的建立	458
第十一章	1874年的联邦宪法	533
第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	600
参考书目	653
索引	660

地 图 目 录

- 一、瑞士政区图 —1
- 二、瑞士山岳分布图.....6—7
- 三、森林州(1291)图.....146—147
- 四、1331—1442年瑞士图.....190—191
- 五、1442—1797年瑞士图 —337
- 六、海尔维第共和国(1798—1802)图...384—385
- 七、现代瑞士语言分布图..... 536—537

第八章

186

和平与自治

(1648—1789)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大革命，瑞士人按照自己多样的、保守的、引人注目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报道自己的见闻，可是费心去对各个共同体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作充分了解的却寥寥无几。这些共同体的政府各式各样。在纳沙泰尔，在圣加仑修道院公侯-院长的领地，专制的统治者如同路易十四或弗里德里希大帝一样，不负责任，唯我独尊，自命开明。在伯尔尼、弗里堡、索洛图恩和卢塞恩，根据出身和继承而来的贵族，如同英国辉格党大贵族一样，以恩赐和贪污的手法实施统治。在诸森林州，特别明显的是施维次和乌里，实行纯粹的民主

政治,所有官员的选举和一切重大决议的批准,都由全体能荷枪作战的成年人在露天大会上进行。实际上,这类集会的习惯极其因袭守旧。背离成规和从名门显族之外选择什么人来担任公职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经济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中,经济变革就未必是急速的了。事实上,农业是乡村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以及关于牧场的公共协议、饲养牲畜、经常照料乳牛和奶制品,乃是农业的基础。这时,树木和森林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由于恣意砍伐林木在中世纪几乎未被制止,以致破坏了土壤,促成了山崩,因此护林的公共措施早就采取,并且得到人们的欣然接受,严格执行。改良品种、作物轮栽、各种新饲草(提供了冬季十分需要的优质干草)和从英、德仿效而来的肥料(用于可能采用的那些地方),全都有助于略微提高瑞士土地的生产率。尽管如此,要使粮食供应跟上不断增长的人口还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人口由于国外服役而有所减少时也是这样。

在十八世纪,人们对于农民及其生活发生前

所未有的兴趣。这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哲学家的思想被普遍接受以及对大自然的新向往所致。这个向往大自然的运动，也反映在宫廷戏剧和想象文学之中。牧羊女郎呀，挤奶姑娘呀，都是这些戏剧和文学的时髦的虚构。瑞士差不多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不能不受这个运动的影响。因此，苏黎世人汉斯·卡斯巴尔·希策尔在1761年发表的《一个明智农民的经济》畅销书肆，促进了“回到田园生活”运动的普及。巴塞尔、伯尔尼和苏黎世的农业社团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趋势。伯尔尼表现出来的兴趣可以证明，过去对受剥削的乡下人所怀的疑惧心理正在为一种出于放心的和比较友好的明智态度所代替。虽然如此，农民的若干生活必需品的重税还是没有减轻。所以后来当敌人在自由的幌子下蹂躏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只是袖手旁观，尽管阴郁冷淡，表示不满，但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之后，农业的改变是相对地缓慢，那末制造业却经历了颇为迅速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因此我们可以说，瑞士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然而如果象许多瑞士

作家所十分自许的那样，说他们的国家是欧洲最
高度工业化的地方，那就容易给人以错误印象。农
村生活，农场和田头的日常工作，在瑞士依然占有
主要地位，如同简·奥斯汀^①甚至科贝特^②时
代的英国一样。固然，瑞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相同，
必须对外输出，否则就要衰亡；但它也和英国不
同，没有大的煤层或矿藏，因此直至电气出现时，
重工业是谈不上的。人们追求的理想是：利用大
量手艺、少许热力和少许原料，制造一种可供出
口的商品。瑞士新教所处的平原地区，一般要比
天主教所处的山村更适宜于工业化，虽然山村在
冬季有多余的劳动力可能而且曾经使用于家庭手
工业方面。

此外，1648年后，陆路和水上运输比以前大
188 为安全，有组织的邮递人员开始在路上行走。他
们正如一切勤劳的人民那样受到资本家雇主的剥
削，而资本家雇主们的发财走运则被加尔文的信
徒认为是神恩的迹象。当大陆发生战争的时候，相
当数量的黄金流入瑞士。人们希望富人不要奢侈

① 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小说家。——译者

②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家。——译者

浪费，而把金钱用来为自身和公众造福。就这方面来说，富人在较大的城市里只获得相当的成功，因为这些城市，特别是苏黎世和巴塞尔，都有一个苦心经营的行会组织久已试图规定雇佣劳动的种种条件。这种情况主要影响着古老的手艺，即建筑工人、木匠、鞋匠、成衣匠、面包工人、剥皮工人和屠宰工人的行业。与此同时，可以提供新财富的纺织业却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

纺织工业。 有羊的地方就有羊毛，即使从野羊身上剪取的羊毛并不太多。手纺羊毛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然而由于利用改进的机械方法，勤劳而不是很有创造性的瑞士工人方能取得很大的成就。购买瑞士这些工业品的是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享有自由贸易的保证。也多半是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国流亡者，带来了在十七、十八世纪极其宝贵的新工艺知识。就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丝纺织业而后是棉纺织业，在苏黎世创建或复兴起来。那里环绕湖边可以建立工厂，也有一些富户可以提供必需的原料和机器，打开远方市场的门路，以及应付异想天开的时新式样或商业萧条的不测事件所需的资金。同样需要的是寻

找国外市场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说是那些曾参加外国军队访问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带回来的主要利益之一。

廉价的劳动力并不缺乏,因为每年乡下总有一批过剩人口要到处找工作做,否则就会饿死。因此,如果有人提供在家编织、刺绣、制花边、纺纱或织布这样一些固定工作的机会,那末无论老少都会把他看成自己的恩人。这种比较新的工业——丝和棉的纺织以及各式各样的织造——所受传统的限制比其他工业少。而使用入境的移民(他们没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又增加了这些业务的适应能力。荷兰输入的印度货,上溯来因河,供应瑞士所需的东西。简易染色的技术是容易学会的,因而苏黎世造的棉织品,以后又有圣加仑造的棉织品,在欧洲有广大市场,直到兰开夏机械织机的产品出现之后才被排挤掉。

亚麻生长所需的某些有利的自然条件,从中世纪传下来的本地的工艺技巧,一大批渴望在家做手艺以取得工资的农村居民,这些因素使圣加仑成为亚麻布工业的中心。在这儿,既没有城市或州的章程,也没有带限制性的例规用来保护或

阻碍那些互相竞争和个人奋斗的自由行动。早就为人们所熟悉认可的中间人，带来了处理好的亚麻，并买进粗制的亚麻布。最后的漂白、整理和包扎等工序是在圣加仑城里进行的，并从这里把成品运到法国（主要是里昂）、奥地利和德国。当欧洲对这种比较粗的但是耐磨的织品还感到满意的时候，这项工业蒸蒸日上。然而在十八世纪，人们日益坚持提高各种纺织品的精细和雅致的程度，再加上风气的变化，就促使市场对这种亚麻布的需求不断下降了。

棉织品比较柔软美观，开始取代亚麻布的地位。于是圣加仑顺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势，也把精力转到棉的纺织染色方面。这类产品（由于制成一种优质的“摩苏绫”即精巧的混纺棉布而名重一时）以及美丽的刺绣品，为圣加仑夺回以前的声誉。大量的手工刺绣必定是在灯光不亮的农民木屋里耐心进行的。当我们对针刺女工的耐心制作和美丽成品加以赞扬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了那种艰苦的妇女劳动和损伤目力的背景。

编织对于手巧的人也显然是一项适宜的职

业。十七世纪李氏^①织袜机的输入和以马裤、长袜代替紧身裤，给巴塞尔及其郊区向南直到索洛图恩、比尔等地方带来了工作和一些金钱。但是城市的行会反对使用机器和新的制作方法。巴塞尔的羊毛纺织工业和部分地摆脱了严格管制的丝带编织业，以重要性而论，都不能同从东方来的棉布和绸缎相比。巴塞尔虽然名义上禁止在公众场所吸烟，但实际上这个城市也大量制烟，烟叶是从阿尔萨斯运来的。

工业发展：钟和表。 在瑞士工业发展方面，伯尔尼只起了比较次要的作用。它是一个小规模的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城市，以统治广阔的农业腹地而趾高气扬。它和外界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因而无法与苏黎世竞争。避难者来到这个城里的为数不多，并且一般受到冷遇。当重农学派把农业说成是贵族的真正事业时，伯尔尼欢欣鼓舞。汝拉山村手制的精细花边，有一些是由伯尔尼收集和分配的，不过这个数量并不很大。

^① 威廉·李(卒于1610年?)，英国人，1589年发明了织袜机。——译者

一般说来，瑞士工业的发展，按照时间和重要性的次序而言，首先是东部的纺织业，其次是西部的钟表制造业。日内瓦的计时器，从十六世纪以来就以准确和雅致闻名于世。但是一个颇为严密的同业公会，把这项赚钱的工业限制在日内瓦城和城中某几个家族手里。珠宝工艺品也是为了对外输出而制造的，或者单独设厂，或者和钟表一起制造。这两项结合在一起的工业，占有日内瓦城雇工的三分之一。这个工艺传到汝拉山区，但也有可能是那儿独自兴起的。表最先出现于拉绍德封和莱洛克尔两地，起初是一些伦敦产品的仿制品。与日内瓦美丽而精巧的产品相比，上述两地的表较为朴实，较为标准化，价钱也便宜，因而也许可以说，它们是日后瑞士对世界市场所作出的最著名的贡献的滥觞。航海时计的制成，应大大地归功于瑞士人的才智。同时，震惊世界的八音盒和自动机器，在不同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自汝拉山坡。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些显著的经济展，只能发生在和平与安定得到保持以及政府能够行使权力的地域。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士遵